燃到了身上

整理/董洪良

万物加被(组诗)

娜仁琪琪格

万物加被

我生命漾动起了波澜 冲撞着堤岸
骤然 涌满了双眼
在泸州 绵绵细雨不休 讲述着
“蜀南有醪兮,香溢四宇”的
前世今生

在酒的起始与生成里
我重新理解“物华天宝”
重新认识泥土 河流 清泉
重新认识山脉 丘陵 风雨
糯红高粱的饱满与金黄的麦浪

在泸州 我重新认识
那些奔涌的 湍急的
缓慢的 从容的 那些宏大的 微小的

每一个生命 都是宇宙的
苍生 都是呼吸吐纳的生灵
跌宕起伏 物竞天择 存活下来
就各有使命 寻觅着 探索着
各尽其职

每个生命的完满 都是受到了上苍的
垂爱 恩典 万物的福泽与加被
又必经洞中日月的修炼与雪藏
而我在被山峦感动 河流感动
风雨感动 被酒的修成感动时
更是被那些纤小的微生物
感动着 这些隐秘的天使
默默无闻的天使

嘀嗒嘀嗒 是什么落在了我的骨头上
魂魄里 那些肉眼看不到的存在
被我们忽略的存在 浩大 跌宕
烟雨弥漫 岁月斑驳——
我突然涌满双眸的泪水
是顿悟 是感恩

雨落泸州

雨一直都在下着
细润 轻灵
在泸州行使天职的雨神 是飘逸 温婉
含蓄的
仙女 不是叱咤风云的莽汉

她是获得了某种特许的
不需要司命而动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样的描叙并不
准确
她从容 淡定 有时只不过稍稍
停顿了一下 像乐章中的一个休止符

雨一直都在下着
这上苍的恩泽
走在与青藏高原的圣雪
相逢的路上
雨落在金沙江 长江
落在沱江 赤水河 永宁河
落在长江与沱江的交汇 相融时
落入了穿越多维的苍茫

雨一直都在下着
落入诗人 音乐家 舞蹈家
酿酒大师的眼眸里 身体上 心魂中
在酝酿着某种情绪 调动着千军万马
空谷的静 幽蓝 抖动着轻盈的翅翼
那深渊中的墨绿 在发酵 在转化
在裂变 在升腾
骤然绽放 喷涌——清冽的 甘醇的
旷世的 迷人的

——天地中 一壶酒 一首诗 一曲乐章
一支舞蹈的交响 在泸州淬炼
浴火重生

雨一直都在下着
落入北纬28度的巴南腹地
——古江阳
落入季节的轮回更迭 万物生

雨中花

她是谁 如何叫她
在十月的泸州 我被她的娇娆
所惊艳
微雨斜织朦胧的慢帐
她轻轻摇曳 婉约 含蓄
含珠带露的美

微雨中 微雨中 一直都在微雨中
仿佛一场酒 接上一场酒
让人有些迷醉 恍惚

那粉红一层 洁白一层
纷纷白白的娇艳 它的娇媚
胜过醉酒后的贵妃
在泸州 沐风浴雨都是在饮酒

他是如何找到了我 在我离开诗酒泸州后
它的美 让我时时想起
酒窖中 那嘀嗒嘀嗒的磬音
入骨入髓 也让我想起1573
万物交融绽放的旋律

花间词——致泸州雨中花

“花间一壶酒”
你该是如何孤独与寂寥
提着一壶酒,闯入我的梦中
只是说了这上句 ,等着我往下续咏

你是比李白还孤独、还豪放 、还疏狂?
还是对我把你比作醉酒后的贵妃而不满
微雨中含珠带露的美
我又如何表述?

“梨花一枝春带雨”
那个为心爱之人,轻轻拭去脸上珠泪的人
不知迷失在哪里
我脑子中,突现
一幕幕……

来来来,且不邀明月,且不对影
我与你对饮了这花间词
喜乐是酒,悲辛是酒
欢畅是酒,孤寂是酒
醒悟、洞彻
亦是酒

这尘世,唯有美酒可托付
看那古人,不是把酒临风
就是对酒当歌——

泸州(外一首)

安琪

熟悉如杨雪
如诗歌的青春记忆。又一次
来到你微暗的雨中,泸州
满城都是闲适的古典意境
下在沱江的雨,
下在长江的雨,依旧会被
搬运到
泸州老窖厂,制作成酒
因此雨也是酒。
又一次来到泸州,来到
熟悉如泸州老窖的泸州
童年涌现
嗜酒的父亲喜气洋洋
从橱柜里
取出泸州老窖,每天一杯
不舍得多喝。又一次来到
熟悉如杜甫的泸州
教科书上的诗圣画像,其原型
就在泸州。当我一脚迈入
泸州博物馆
我仰头撞见的,既是蒋兆和
也是杜甫!他面容忧戚
眼窝深陷,消瘦的脸颊,是
苦难年代的印记,他画笔下
的人物或悲伤
或愁惨或绝望
或麻木……日寇铁蹄下的流民如今
还在博物馆的墙上流浪,我逐一
看过去
我注意最多的眼神是愤怒
是不屈、是反抗、是还击!

在张坝桂圆林公园

桂圆树把时间锁在成长里
三百岁的桂圆树,
嘲笑我们不满百的生年

桂圆树把语言锁在树干里但风
有本事让它开口,
风在挠树叶的痒痒于是
桂圆树哗哗笑了

桂圆树把寒冷锁在沉默里,不宣而至
的雨打得我们措手不及、桂圆树也一样
但桂圆树懂得忍,不哆嗦、亦不抱怨,
不像我们

一路缩着脖子,连喊冷冷冷
在桂圆树面前露出一副又脆弱又撒娇的
小模样